

### 把檢閱儀式變成旅遊項目？



維港看雲 郭一鳴

上周五晚上應酬結束準備回家，接桂哥來電，說一班老友在九龍灣啟業邨大牌檔吃宵夜，我立即飛的士趕過去。將近十點人頭湧湧，燈火通明，圓枱膠櫈加一箱啤酒，這場面熟悉又陌生。以前在報館工作，深夜下班後經常和一班行家老友記到旺角或灣仔銅鑼灣宵夜「吹水」，吃到凌晨三四點，順便在酒樓門口報檔買一份剛剛出爐帶有油墨香的報紙回家。不做報人多年，這種夜生活變得陌生，但一到大牌檔坐下來，大家舉起大杯啤酒，一聲「乾杯」，熟悉的感覺又回來。

當晚主角是老友謝喜武兄，幾個鐘頭之前，他就在附近的輔警總部當了一回檢閱官，他的人緣好，逾百名親朋好友前來捧場，連已退休回潮汕家鄉定居的老友也專程搭高鐵前來觀禮。我本來答應幫他主持檢閱儀式之後的非官方活動，但前一天接到工作安排，臨時改由警民關係組Madam主持。我看了視頻，高大威武的謝兄一身深色西裝

打發仗站在檢閱台上，一百四十多名輔警人員在西區警區輔警周年進修訓練指揮官陳培真輔警警司帶領下，以中式步操通過檢閱台接受檢閱，場面莊嚴隆重。此外，還有簽名、贈送支票、合影等環節，出席活動的有助理警務處長、港島總區指揮官郭嘉銓，以及香港輔助警察隊總監楊錫賜，西區警區指揮官梁頌群總警司，香港潮州商會永遠名譽會長許學之、黃書銳，港區全國政協委員葉永成等，參加觀禮的老友都稱讚當晚整個檢閱及相關活動安排妥當，過程流暢，非常成功。

曾經有內地朋友問我，香港輔警的角色是什麼，與警察有何不同？

輔警全稱是「輔助警察隊」，由社會各階層的志願人士組成。輔警成立於一九一四年，比香港警隊遲七十年。根據警方介紹，輔警有三項特定角色，分別為：

(a) 一支受過內部保安訓練的後備隊

伍，職責如下：

- 1.保護重要地點；
- 2.為指揮及控制中心提供人手；
- 3.提供人手保衛警署；以及
- 4.保護領事館。

(b) 在天災或影響民眾的緊急事故發生時提供一支後備隊伍協助有關工作；及

(c) 在大型公眾活動及其他預先策劃的行動中支援正規人員執行人群管理工作。

此外，輔警也會提供後備受訓人手，支援正規警隊執行日常巡邏工作，以及在大型活動進行期間，增補正規警隊的一般警察服務。

香港多年來被評為全世界最安全的大都市之一，香港的輔警亦有一份功勞。補充一句，香港的輔警可以兼職。此外警務處也推出「輔警大學生計劃」，正在就讀本地大學或專上學院也可考輔警。

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要守正創新，香港

的確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改變，但有一些傳統做法值得堅持，例如警方定期邀請社會賢達檢閱輔警的傳統，有助拉近警民關係。謝兄多年來熱心支持警隊，特別是在黑暴期間旗幟鮮明撐警察。一場簡單而隆重的檢閱儀式，是他今年新春收到的最佳禮物。

早春深夜寒意料峭，但大牌檔熱氣騰騰，一班老友頻頻舉杯，第一次出席這種港式警隊檢閱儀式的內地朋友說，感覺很新奇。

我突然想起，儀式其實也是一種旅遊資源，例如北京天安門廣場的升旗儀式、倫敦白金漢宮的衛兵交接儀式，台北的「國父紀念館」禮兵交接儀式等等，對遊客都很有吸引力。特區政府正在大力推行「無處不旅遊」理念以帶動經濟發展，是否可以考慮將輔警檢閱儀式對外開放，包裝成一個旅遊觀光項目，既可吸引遊客，又可宣傳香港警隊，一舉兩得？

## 奈菲爾緹緹半身像



柏林漫言 余逾

在開羅大埃及博物館裏，那位會說中文的埃及導遊指着一個女性壁畫說，這就是我們埃及最美的皇后奈菲爾緹緹，她有一個絕美的半身像在德國。我立刻想起在買柏林博物館年票時，宣傳小冊子的封面便是一個女子半身像雕塑，一定是奈菲爾緹緹無疑了。

旅行回來對於埃及的千年歷史文化意猶未盡，第一時間重返柏林博物館島的埃及館，我最想看到的便是這個半身像。

旅行回來第二天一早，我便迫不及待地跑去了博物館島，尋找那一尊奈菲爾緹緹的半身像。遠遠還沒走到博物館門口，便看到一幅巨大的海報，從頂到底掛在長廊的圓柱外側。果然，「鎮店之寶」就是她，她就是德國的「蒙娜麗莎」！

奈菲爾緹緹的半身像在博物館二樓，穿過埃及廳，幾乎要忍住不停下腳步，否則一路上的雕像和壁畫已經要把我吸引過去駐足。不過到了二樓，還是被奈菲爾緹緹皇后谷陵墓裏的一塊壁畫「抓」了過去。

這是一塊以金色為主的彩色壁畫，畫的是皇后奈菲爾緹緹。哪怕距今超過三千年，色彩依然栩栩如生，每一處的細節依然清晰且精緻。我從上至下細細端詳，從頭飾上的羽毛圖案到五彩的項圈，到手中曼妙的手鐲和精美的手鐲，簡直看不夠。但是我還是幾步一回頭地離開了它，走向奈菲爾緹緹半身像的大廳。

這是一個坐落在博物館東翼盡頭的擁有拱形穹頂的大廳，空蕩蕩的大廳裏主要的光束只有一條，打在這唯一的一件展品身上——這就是奈菲爾緹緹半身像。還沒走近，正在



柏林新博物館中精美的埃及皇后壁畫。 作者供圖

## 背影的告白



人生在線 明德

太太常告訴筆者，行路時要挺直一點，不要老態盡顯。想起朱自清在《背影》中寫道：「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尚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台，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腳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背影，確實能透露一個人的年齡與狀態，它無聲地揭露年齡的秘密。

筆者走在街頭，發覺背影能反

映人的年齡。當一位步履蹣跚的老人走過，即使未見其面容，也能感受到其背影承載的年齡記號；而一位步履輕快的年輕人，即便只看到背影，也能感受到青春的活力。

話雖如此，筆者亦曾見過一位長者走路，他挺直脊背走過，其背影顯得年輕有朝氣。

筆者認為，背影隨年齡增長承載歲月痕跡，但卻能散發內在狀態，一個健康、充滿活力的長者，其背影都會散發出積極的能量。

隨着年齡增長，我們除要關注面容的保養，更應注重背影給人的訊息。年齡只是一個數字的表述，背影卻是一塊告示板，隨一個人走動時顯示其個人活力和狀態，哪怕路人太忙忽略他的路過，也會從其背後遠遠一直看到他的背影。宜盡量保持健康、保持挺直腰板，讓背影留給世界一種正能量。

## 汪曾祺的香港印象



文化什錦 趙德清

汪曾祺五到香港，是其人生的一段重要印記，在他的作品與書信中都有對香港印象的刻畫表達。

汪曾祺對香港現代化大都市的記憶深刻。汪曾祺年輕時兩度途經香港，一個從蘇北農村走出來的小青年，對於香港的繁華既陌生又新鮮，充滿了好奇，又有着很深的距離感。他那傳統老舊的衣着與香港時裝格格不入，語言也不通，卻驚奇地說：「我在香港第一次看見風。你知道我當時的感動。」而這只是在棧房屋頂平台上煤屑上的兩顆芋頭，冒出些綠葉迎風飄動，讓汪曾祺感到一種「生機」的力量。

一九八五年之後的三次到香港，汪曾祺從容淡定自信了許多。早上九點鐘上街閒逛，發現香港人起得很晚，街上人少，看到一個遛鳥的覺得很新鮮。在他看來，香港人是匆忙的，每個人走路都很快，都是有事情在忙。而在高樓林立的香港街頭，汪曾祺關心的卻是北京的大樹。同樣是大都市，他希望北京在城市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不要忘記保護好大樹，高層建築密集的香港在他眼裏總是少點什麼。進而他才理解「為什麼居住在高度現代化城市的人需要度假。他們需要暫時離開緊張的生活節奏，需要安靜，需要清閒。」汪曾祺在點評梁鳳儀小說時說「（香港）這是一個花花世界。（梁鳳儀）小說所寫的生活、環境、人物，股票、地皮，醉濤小築、豪華酒店，金融大亨、豪商巨賈、名花艷婦、乃至黑社會人物……這些都是大陸讀者所不熟悉的。」

汪曾祺對香港的藝術氛圍比較喜歡。香港的繁華，也帶來了藝術的繁榮。在汪曾祺許多作品裏都提到「最近劇團要到香港演出」、「到香港演出、到日本演出，更是演員都關心，都想爭取的美事」，京劇名家裘盛戎告別演出就是在香港舉行的。一九五〇年代黃永玉畫展在香港舉行，汪曾祺特地寫封信祝賀，毫不掩飾地稱：「這個展覽必將是一個生動新鮮的，強烈的展覽。」一九八五年十月隨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香港時，汪曾祺發言說：「有一個時期，我的小說明顯地受了西方現代派影響，大量地運用



▲喜迎香港回歸祖國，汪曾祺創作的《紫荊梅花圖》。 作者供圖

意識流，後來我轉向了現實主義。西方現代派的痕跡在我現在的小說裏還能找到，但是我主張把外來影響和民族傳統融合起來，納外來於傳統，我追求的是和諧。」

隨後幾年，他與舒非、陳映真、蔣勳等港台作家建立了聯繫，在香港《大公報》《文學家》《香港文學》等多個文學報刊發表作品。一九八七年五月台灣《聯合文學》刊出「汪曾祺作品選」專輯，同年九月汪曾祺小說集《寂寞和溫暖》由台灣新地出版社出版。汪曾祺專門為台灣鄉親編選《茱萸集》，一九八八年九月由台灣聯合文學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一月台灣《聯合文學》再次刊發「汪曾祺專號」。

在寫給夫人施松卿的信中，汪曾祺說「我和台灣、香港的作家相處得很好」。在與作家施叔青對話時，汪曾祺差不多談了八個小時，暢談自己的人生經歷與創作體會，並把《晚飯花集》授權在台灣出版。香港《良友》雜誌編輯作為汪曾祺作品在港台地區發表的代理人，兩人書信往來密集、關係匪淺。

汪曾祺不僅是作家，也是地道的美食家，自然對香港的飲食比較留意。他在《香港的鳥》寫到「酒席上幾乎都有焗禾花雀和焗乳鴿」，在《手把羊肉》寫到「奶茶以磚茶熬成，加奶，加鹽。這種略帶鹹味的奶

茶香港人大概是喝不慣的」，在《水母宮和張郎像》寫到「香港人吃的水一部分是從大陸送過去的」，在《壩上》寫到「香港人知道壩上的大概不多，但是不少人知道口蘑」「香港人是見過馬鈴薯的，但是種在地裏的馬鈴薯恐怕見過的人不多」，在《泰山片石》寫到「香港咋能吃到野菜呢」，在《豆腐》寫到「北京人有用韭菜花、青椒糊拌豆腐的，這是倣吃法，南方人不敢領教……這是一道上海菜，我第一次吃到卻是在香港的一家上海飯館裏」，在與黃裳的信中寫到「香港稿費一千元可買八罐到十罐鷹牌煉乳」，等等。雖然是隻言片語，卻不無表露出汪曾祺一貫對生活細節的關心，特別是對飲食的偏愛。

汪先生喜歡品嚐美食，更喜歡親自操刀下廚。在美國，他煮過一次茶葉蛋給大家品嚐。在北京做煮乾絲，沒有乾絲，他就用豆腐片兒做，切得很細，配料很好，轟華筵端起大碗都喝光了。燒揚花蘿蔔，用乾貝配料煨湯，台灣女作家陳怡真讚不絕口。一道炒雲南乾巴菌，吃剩的一點，陳怡真都打包帶回了賓館。

一九九七年五月八日，汪曾祺應作協慶祝香港回歸祖國倒計時五十天徵稿，創作《紫荊梅花圖》。畫面上，一支紅梅張開雙臂，將紫荊擁入懷中，題曰「喜迎香港回歸」，壓角鈐「信可樂也」白文印一方。可見，汪曾祺這麼一個熱愛生活、非常有趣的老頭兒，香港留給他的印象總是美好的，年輕落魄時能看到「生機」，繁鬧都市之中也能看到悠閒的「遛鳥」，聽到斑鳩的叫聲，想起北京的大樹……遺憾的是，一九九七年五月十六日他不幸因病去世，再也沒能到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版社。《慢煮生活》，汪曾祺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市井萬象

## 「彼托邦」

「艾莉西亞·夸德：彼托邦」近日在香港大館展出，是波蘭裔藝術家艾莉西亞·夸德在香港的首個美術館個展。展覽展出藝術家的九件作品，以及因應大館F倉歷史和建築而創作的全新委約裝置。藝術家在對稱的展廳中創造了一個雕塑般的環境，讓作品彼此相依共存，如同一個多重宇宙。

香港中通社